

走出文革連載 19

# 走出文革

## 救贖

(接上一期)

炮打康生使我蹉跎十年。但我和劉泉等在1967年1月17日貼出第一張炮打康生的大字報後，清華園裏從者如雲，許多人卷入了炮打康生的行列。俗話說法不治衆，我和其他炮打康生的清華學生後來的遭遇並不悲慘，至少我們沒有遭受肉體折磨或牢獄之災。但北京市其他高校和中央黨校的大字報大多是在1月20日後貼出的，在陳伯達

1月22日打電話給蒯大富後便無人跟進了，因而這些學校中炮打康生的學生十分孤立，在派性催化下，他們的遭遇要悲慘得多。

蘇承德因炮打康生被關押多年，受盡折磨，文革後獲得平反，出任金禾國際有限公司的董事長。

1967年1月22日，康生在人民大會堂接見清華紅衛兵代表等人時多次點了盧國英的名，稱他是壞人。盧國英慘遭毒打和拘捕，最終未能逃脫炮打康生帶來的厄運，不管他是公開的還是秘密的。文革後，盧國英繼續從事艾思奇哲學思想研究，著述頗豐。

我不知道那個女學生後來的命運。40年後，我在網上看到了甄小英的名字，那15名女生中的一個。她的父親也是一個軍隊幹部。

更巧的是，甄小英也因介入了1967年1月公開炮打康生事件而被打成反革命，經歷坎坷。我遇見的女學生和她即使不是同一個人，也應當有相同的命運。甄小英歷盡磨難後成為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副院長，在理論界享有盛譽。

北京大學有一個學生叫樊立勤，

文革中反老佛爺聶元梓反得頗有名氣，也很有骨氣。1967年1月，他在北大貼出炮打康生的大字報，被聶元梓一派的學生抓住了把柄。先是在校園裏游街批鬥，施以拳打腳踢，後來又被關押起來。大概是因為他不肯屈膝投降，被人用鐵釘釘入他的兩個膝蓋，使他成了終身殘疾。他和鄧樸方等十多個北大學生在文革中被打成反動集團。鄧樸方在遭關押毒打後，不堪凌辱，跳樓致殘。文革後，聽說共同的命運使得樊立勤一度成為鄧樸方的座上客。

2007年初，樊立勤在網上發表了他給鄧榕(毛毛)的一封信，

談及他在文革期間的磨難。關於1967年1月炮打康生一事，他在信中寫道：

我在清華召開了各系被整學生座談會。會上，多數人都說，北大的事情沒法辦，聶元梓是毛主席支持的，……我最後決定，康生支持她，支持她寫大字報，又支持抓人，那就認定康生是她的後臺。我拍板，就打康生。包括中央黨校在內的16所高校反康生運動就這麼打響了。

樊立勤的遭遇十分令人同情，他的骨氣也讓很多人欽佩。然而，十六所高校反康生運動却不是因為樊某人的拍板而打響的，他的這段回憶有違歷史事實。

顧名思義，打響應當是指第一槍，但我和劉泉都沒有參加過他召開的座談會，而且在他“拍板”之前就已經搶跑道將大字報貼出去了。樊立勤本人的大字報也是在清華大學出現反康高潮後貼出的。

順便提及一點，我不僅沒有參加過樊立勤召開的座談會，也沒有參加過清華大學井冈山兵團戴國珍等人

組織的“調查康生問題聯絡委員會”。我的大字報純粹是我的個人行為，和當時任何群眾組織都毫無關係。我後來得知，清華和中央黨校裏有不少人當時也在醞釀對康生發難。不僅蒯大富這一派的學生中也有人反康生，反對蒯大富的學生中也有人反康生。因此，我當初的個人行動得以在短短的幾天中引發十多所高校的連鎖反應。

炮打康生事件前後歷時僅五六天，旋即被中央文革強行制止，在高潮迭起的文革大劇中，祇能算是一朵小小的浪花而已。多年後康生的垮臺也和這一事件並無太多關聯。然而，康生畢竟是權傾一時的中央文革顧問、政治局常委，四十年後的今天，文革研究者們對於這件在康生生前向他公開發難的往事倒也不乏興趣。美國人約翰·拜倫

(John Byron)和羅伯特·帕克(Robert Pack)在他們的專著《康生傳》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中有一段記載：

第一次公開的挑戰發生在1967年1月中旬，清華大學裏出現許多反對康生的大字報。人們聚集在一起，閱讀這些大膽的文字：“康生是大野心家、大陰謀家、大劊子手、大兩面派，是兩手沾滿鮮血的酷吏。”……“康生當面是人，背後是鬼。”……“康生不是治世之能人，而是亂世之鬼雄。”……

外國人評論中國人的事難免給人一種霧裏看花的感覺。相比之下，沈如槐的《清華大學文革記事》(香港時代藝術出版社)更側重事件演變的脈絡：

1月21日，清華井冈山聯合高級黨校“紅戰團”，天津大學“8.13”

成立了“調查康生問題聯絡委員會”并由清華28團《烈火》戰鬥組的戴國珍起草了《調查康生問題聯絡委員會公告》。在這之前，1月18日，葉志江、劉泉等四人聯名寫出《康生同志，我們懷疑你！》的大字報，并刊登在當天的《清華井冈山通訊》上。

1月22日凌晨2點50分，中央文革馬上做出反應。陳伯達、關鋒親自出馬，又是打電話，又是寫條子，嚴厲批評蒯大富。陳伯達對蒯大富說：“我是陳伯達。今天我們收到一份《公告》，是由《調查康生問題聯絡委員會》發出的。這個組織內部有你們井冈山兵團，你知道嗎？(蒯答：知道。)你們的態度怎麼樣？(蒯答：準備退出。)你們應該出一個反公告。出這份《公告》這個行動是錯誤的、反動的，是同中央文革作對！康生同志是中央文革顧問，是中央信任的。怎麼樣？你們能說服他們嗎？如果不能說服則開除！你們這樣幹就等于同中央文革決裂！我們是支持你們的。康生同志一直是反對楊獻珍、反對林楓的。你們的矛頭完全錯了。紅戰團是反動的。不能與他聯系。

沈如槐雖然是清華計算數學專業的學生，但他在回憶錄中多次將同日期有關的數字搞錯。我的大字報是1月17日貼出的，并刊登在第二天的《清華井冈山通訊》上。我事先并未將稿子送交《清華井冈山通訊》，他們是不太可能當天就刊出的。沈如槐的文章倒是確認了在這次炮打康生的事件中，我是始作俑者。《康生同志，我們懷疑你！》是在清華園和北京市出現的第一張把矛頭指向康生并產生影響的大字報。

1月19日我又以117獨立營的



本報特約作家 葉志江

名義貼出大字報《譚力夫的後臺就是康生》。117就是大字報《康生同志，我們懷疑你！》貼出的日期，而取名獨立營則是想表明我炮打康生的行動和任何群眾組織無關。

康生對我的第二張大字報倒是有過公開的答復。1月22日，他在接見紅衛兵時說：“後來盧國英到你們那去了，造了許多謠，說我是譚力夫的後臺，我根本沒見過譚力夫，電話是林楓的老婆搞的鬼，她查到我的電話號碼告訴譚力夫就給我打電話，我不在，我愛人接的，他說要見我，我愛人拒絕了。”

我已不記得是誰“造的謠”，我的大字報應當是事出有因，查無實據。

1月20日前後，清華學生炮打康生事件波及北京十多所高校，中央黨校有人寫了《康生同志，我們也懷疑你》的大字報，甄小英也貼出她炮打康生的大字報《康生質疑 X 問》。

令人大跌眼鏡的是，半年以後，康生在中央黨校的親信，曾參與鎮壓炮打康生運動的李廣文突然在中央黨校大禮堂貼出他個人簽名的的大字報，號召打倒“大野心家、陰謀家和劊子手康生”。(未完待續)

南京·東京連載 19

# 南京·東京(十六)



本報特約作家 鄧雷

(接上一期)

在機場，羅華把自己的東西全部辦了托運手續，就這包石頭作為隨身行李。背包嚴重超重，她不想讓人看出破綻，還要裝着很輕鬆的樣子。過安檢時，她攢足所有力氣將石頭“輕”放傳輸帶上，實際上就這一提已經是竭盡全力了，她的臉憋得通紅。

來到東京，羅華一邊幫助劉洪友印刷廣告，一邊騎着單車到各個區役所投廣告。除了發傳單做廣告，她還在外面打了份臨時工。小夫妻倆團聚了，却也思念在國內幼小的女兒。于是，她也如過去的劉洪友那樣，到電話亭打電話給女兒。

那時一竹已經三歲，可以用語言表達自己的感情和思想。每次與女兒通話後，羅華都會很開心，却又更放心不下，更期待着下次的通話。有一次，因為在銀座一家日本料理店打工臨時加班，結果一忙起來把給女兒打電話的事忘了。

每當想起這件事，羅華就特別內疚。那個時候，國內家庭電話還不普及，裝部電話非常不容易，僅初裝費就要花費國內普通工薪階

層三年的工資，還要排隊等着放綫安裝。雖然價格不菲，但為了女兒，羅華還是決定在家裏裝臺電話。申請後等了半年時間才裝上，這樣她就可以隨時和女兒聯系，再也不用擔心女兒為找不到媽媽而傷心了。

羅華氣質出眾，待人處事彬彬有禮，聰明能幹。她的到來，成了劉洪友事業上的好幫手，使劉洪友如虎添翼。

每年的中元節和歲末，豆子先生都會給劉洪友家寄來日本清酒、糕點、烏梅、牛肉、海鮮罐頭等。來而不往非禮也，劉洪友和羅華也會回寄從中國帶來的茉莉花茶、鐵觀音、香菇、木耳、絲綢圍巾等土特產給他們。

有一次，羅華回國，她不知道豆子夫人的尺寸，憑着對夫人體型的記憶，給夫人訂做了一件旗袍。說起這件事，羅華至今還覺得有些歉意。

六十五歲的生江女士是劉洪友的鄰居，得知羅華來了，她把兒子家不用的煤氣爐、鍋碗瓢盆等生活用品全部送了過來。後來生活安定了，羅華把一竹也接到了日本一起生活。一家人終於聚在了一起。

六十歲出頭的石卷女士是劉洪友的學生，年輕時學習過書法。平時身體不太好，石川英子就介紹她聽聽劉洪友的課。她聽了後覺得耳目一新，精神為之一振，原來在劉洪友的書法課裏，不僅可以學到正宗的中國書法，還能學會養生，學會如何為人處事，立足社會。于是，她轉而投入劉洪友門下學習書法，從此一發不可收。

在劉洪友的幫助下，石卷女士成功地舉辦了個人作品展，此後，

她學習、鑽研書法的積極性更高，很快達到較高的水平，在各種展覽和比賽中斬獲了不少獎項及榮譽。

石卷女士的父親財力雄厚，家裏有幾座山，她自小身體不好，成人後嫁給了在林業部門工作的石卷先生。丈夫也是個實實在在的人，工作勤懇，退休後在一家公司裏兼職，每周去工作兩天，閑賦在家的時間較多。石卷女士跟劉洪友學書法後，身體和精神狀態都較以前有了很大的變化，練習書法已經成了她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她重要的精神支柱。因此，她讓丈夫跟劉洪友學篆刻，并很快對篆刻有了興趣。

兩家人越走越近，每年元旦過年(日本人過元旦新年)，石卷總要請劉洪友、羅華帶着孩子在他們家吃住一天。每遇節假日，石卷先生開車，他們帶着劉洪友、羅華和孩子一起爬山、泡溫泉、賞櫻花……游遍了日本的風景名勝。

羅華懷上第二個孩子一櫻時，石卷夫妻帶着她定期到醫院檢查，回來後及時提醒注意事項。孩子還沒有降生，兩位老人已經事先為孩子準備好了衣服、尿不濕等用品。臨產那天，劉洪友正巧在外地參加一個書法展，他打電話給石卷先生，請他送羅華去醫院。羅華的孩子降生了，兩位老人忙前忙後，醫護人員一直以為他們是孩子的爺爺奶奶。

她很愛這個沒有血緣關係的“孫女”，從南京來到東京後，一竹上幼兒園就是她管的，羅華不在家時，到飯點看孩子沒吃飯，她會把這裏當成自己家，生火做飯，做可口的料理給孩子吃。一竹見到生江奶奶在身邊不再害怕，在奶奶的故事中，不知不覺地睡着了。生江

却一夜未眠，直到第二天早上，為一竹做了早飯，將她送到學校，才回家休息。

剛來日本就受到大家熱情細致的關照，讓羅華很快就融入了日本社會。

有一次，一位參觀的客人駭然發現，獎杯旁有一株巨大的靈芝。他驚訝地喊了出來，“我的天哪！這簡直就是靈芝之王啊！”

劉洪友以前曾多次看到過它，並沒有太在意，經鎮江朋友丁觀加和李國華這麼一說，才認真地審視起這個被自己忽略的“靈芝王”來。原來，這是石卷先生四十年前在埼玉縣秩父市的原始大森林裏發現的。那時它的體型碩大，采下的鮮靈芝足有100多斤重，幹了後縮小了很多，却依然很大，堪稱是靈芝之王、稀世珍寶。

石卷女士發現劉洪友很喜歡這類大靈芝，于是表示要動員丈夫以它相送，報答劉洪友的“救命”之恩。劉洪友說，人家把心頭之愛給我，那我也把自己最珍貴的一塊古代硯臺送給你們作為交換。

一次，劉洪友請石卷一家吃飯，酒過三巡有點微醉，便拿出了自己的“寶貝”——清末年間“蘭亭序硯”。這是一塊用于觀賞的裝飾硯，圖案、文字、石材都十分精美，也非常難得。平時，劉洪友喜歡拿在手裏把玩，硯臺上的包漿足以說明其歷史久遠。劉洪友向石卷先生介紹這塊硯臺的來歷，石卷夫妻倆很滿意這塊硯。兩家人一高興把一大瓶清酒喝光了一成交！

劉洪友對石卷先生說：“你放心，靈芝在我這裏，我會好好地善待它。”這個“靈芝王”太少見了，劉洪友要把它當成鎮宅之寶。佛要金裝，人要衣裝，首先用紅木做一

個精美的盒子把它“供”起來，并決定請名家書寫“東芝書屋”幾個字，一起陳列在自己的書齋中。

當今日本篆刻界，“南有梅舒適，北有小林門庵”。劉洪友通過中國大使館文化參贊趙寶智出面請小林門庵題字，他欣然同意。劉洪友拿了兩瓶茅臺答謝，幾個人喝着，聊着，十分開心。有了日本名家的題作，中國名家的墨寶也不能少。

劉洪友想到的人是陳大羽老師。他回南京時給陳大羽家打電話，師母接電話說，老師住院了。她把電話交給兒子陳顯民，劉洪友和他聊了一會，並約好第二天下午去江蘇省人民醫院幹部病房看望陳老。

“你找我有什麼事吧？”知道劉洪友來肯定有事，陳老問道。“沒有事，就來看看您。”看陳老這種情況，劉洪友不想麻煩他。“有事你就直說。”陳大羽很幹脆。

劉洪友就把靈芝的故事說給他聽，想請他題字，“寫個小紙條大小就可以了。”

陳大羽大聲說：“我不寫。”“老師您不寫就不寫，多保重身體就好。”劉洪友真誠地說。

“我不寫這麼小的。”陳大羽把兩手一伸說，“寫就寫這麼大的。”

陳老說話的神情簡直就像個孩子，劉洪友被他說得笑了起來。“你什麼時候走？”

“我後天回日本。”

“這樣，你明天下午到我家去找顯民拿。”“您不是住院嗎？”

“在這裏寫不起來，我回家寫。”

第二天下午，劉洪友到陳老家中拿到了蒼勁有力的“東芝書屋”四個大字的橫幅。